



中国经典名著

智囊全集

〔明〕冯梦龙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智囊自叙	1
上智部总叙	3
见大卷一	4
远犹卷二	28

智囊自叙

冯子曰：人有智犹地有水，地无水为焦土，人无智为行尸。智用于人，犹水行于地，地势坳则水满之，人事坳则智满之。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，蔑不由此。何以明之？昔者梁、纣愚而汤、武智；六国愚而秦智；楚愚而汉智；隋愚而唐智；宋愚而元智；元愚而圣祖智。举大则细可见，斯《智囊》所为述也。或难之曰：智莫大于舜，而困于顽嚚；亦莫大于孔，而厄于陈蔡；西邻之子，六艺娴习，怀璞不售，鹑衣穀食，东邻之子，纇字未识，坐享素封，仆从盈百，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？

冯子笑曰：子不见夫凿井者乎？冬裸而夏裘，绳以入，畚以出，其平地获泉者，智也，非夫土究而石见，则变也。有种世衡者，屑石出泉，润及万家。是故愚人见石，智者见泉，变能穷智，智复不穷于变。使智非舜、孔，方且灰于廩、泥于井、俘于陈若蔡，何暇琴于床而弦于野？子且未知圣人之智之妙用，而又何以窥吾囊？或又曰：舜、孔之事则诚然矣。然而“智囊”者，固大夫错所以膏焚于汉市也，子何取焉？冯子曰：不不！错不死于智，死于愚，方其坐而谈兵，人主动色，迨七国事起，乃欲使天子将而已居守，一为不智，谗兴身灭。虽然，错愚于卫身，而智于筹国，故身死数千年，人犹痛之，列于名臣。（左车右免）斗宵之流，卫身偏智，筹国偏愚，以此较彼，谁妍谁媿？且“智囊”之名，子知其一，未知二也。前乎错，有



樗里子焉；后乎错，有鲁匡、支谦、杜预、桓范、王俭焉；其在皇明，杨文襄公并擅此号。数君子者，迹不一轨，亦多有成功竖勋、身荣道泰。子舍其利而惩其害，是犹睹一人之溺，而废舟楫之用，夫亦愈不智矣！或又曰：子之述《智囊》，将令人学智也。智由性生乎，由纸上乎？冯子曰：吾向者固言之：智犹水，然藏于地中者，性；凿而出之者，学。井润之用，与江河参。吾忧夫人性之锢于土石，而以纸上言为之畚鍤，庶于应世有廖尔。或又曰：仆闻“取法乎上，仅得乎中”。子之品智，神奸巨猾，或登上乘，鸡鸣狗盗，亦备奇闻，囊且秽矣，何以训世？冯子曰：吾品智非品人也。不唯其人唯其事，不唯其事唯其智，虽好猾盗贼，谁非吾药笼中硝、戟？吾一以为蛛网而推之可渔，一以为蚕茧而推之可室。譬之谷王，众水同归，岂其择流而受！或无以难，遂书其语于篇首。冯子名梦龙，字犹龙，东吴之畸人也。

智囊自叙智囊补自叙

忆丙寅岁，余坐蒋氏三径斋小楼近两月，辑成《智囊》二十七卷。以请教于海内之明哲，往往滥蒙嘉许，而嗜痴者遂冀余有续刻。余菰芦中老儒尔，目未睹西山之秘籍，耳未闻海外之僻事，安所得匹此者而续之？顾数年以来，闻见所触，苟邻于智，未尝不存诸胸臆，以此补前辑所未备，庶几其可。虽然，岳忠武有言：“运用之妙，在乎一心。”善用之，鸣吠之长可以逃死；不善用之，则马服之书无以救败。故以羊悟马，前刻已庆其繁；执方疗疾，再补尚虞其寡。第余更有说焉。唐太宗喜右军笔意，命书家



分临兰亭本，各因其质，勿泥形模，而民间片纸只字，乃至搜括无遗。佛法上乘，不立文字，四十二章，后增添至五千四十八卷而犹未已。故致用虽贵乎神明，往迹何妨乎多识？兹补或亦海内明哲之所不弃，不止塞嗜痂者之请而已也。书成，值余将赴闽中，而社友德仲氏以送余，故同至松陵。德仲先行余《指月》、《衡库》诸书，盖嗜痂之尤者，因述是语为叙而之。

上智部总叙

冯子曰：智无常局，以恰肖其局者为上。故愚夫或现其一得，而晓人反失诸千虑。何则？上智无心而合，非千虑所臻也。人取小，我取大；人视近，我视远；人动而愈纷，我静而自正；人束手无策，我游刃有余。夫是故难事遇之而皆易，巨事遇之而皆细。其斡旋入于无声臭之微，而其举动出人意想思索之外。或先忤而后合，或似逆而实顺。方其闲闲，豪杰所疑；迄乎断断，圣人不易。呜呼！智若此，岂非上哉！上智不可学，意者法上而得中乎？抑语云“下下人有上上智”，庶几有触而现焉？余条列其概，稍分四则，曰《见大》、曰《远犹》、曰《通简》、曰《迎刃》，而统名之曰《上智》。



见大卷一

一操一纵，度越意表；寻常所惊，豪杰所了。集《见大》。太公孔子太公望封于齐。齐有华士者，义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人称其贤。太公使人召之三，不至，命诛之。周公曰：“此人齐之高士，奈何诛之？”太公曰：“夫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望犹得臣而友之乎？望不得臣而友之，是弃民也；召之三不至，是逆民也。而旌之以为教首，使一国效之，望谁与为君乎？”

（评：齐所以无情民，所以终不为弱国。韩非《五蠹》之论本此。）

少正卯与孔子同时。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。孔子为大司寇，戮之于两观之下，子贡进曰：“夫少正卯，鲁之闻人。夫子诛之，得无失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人有恶者五，而盗窃不与焉：一曰心达而险，二曰行僻而坚，三曰言伪而辩，四曰记丑而博，五曰顺非而泽。此五者，有一于此，则不免于君子之诛，而少正卯兼之。此小人之桀雄也，不可以不诛也。”

（评：小人无过人之才，则不足以乱国。然使小人有才，而肯受君子之驾驭，则又未尝无济于国，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。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，直欲掩孔子而上之，可与同朝共事乎？孔子下狠手，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，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。华士虚名而无用，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。壬人金士，凡明主能诛之；闻人高士，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。唐萧瑀好奉佛，太宗令出



家。玄宗开元六年，河南参军郑铎、朱阳丞郭仙舟投匭献诗。敕曰：“观其文理，乃崇道教，于时用不切事情，宜各从所好。”罢官度为道士。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。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，谄道者即为道士，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。）

诸葛亮

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，亮答曰：“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，故匡衡、吴汉不愿为赦。先帝亦言：吾周旋陈元方、郑康成问，每见启告，治乱之道悉矣，曾不及赦也。若景升父子岁岁赦宥，何益于治乎？”及费祎为政，始事姑息，蜀遂以削。（评：子产谓子太叔曰：“唯有德者，能以宽服民；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鲜死焉。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则多死焉。——故宽难。”太叔为政，不忍猛而宽。于是郑国多盗，太叔悔之。仲尼曰：“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；猛则民残，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。”商君刑及弃灰，过于猛者也。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，过于宽者也。《论语》赦小过，《春秋》讥肆大（上生下目），合之，得政之和矣。）

光武帝刘秀为大司马，时舍中儿犯法。军市令祭遵格杀之。秀怒，命取遵。主簿陈副谏曰：“明公常欲众军整齐，遵奉法不避，是教令所行，奈何罪之？”秀悦，乃以为刺奸将军，谓诸将曰：“当避祭遵。吾舍中儿犯法，尚杀之，必不私诸将也。”

（评：罚必则令行，令行则主尊。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。）



使马圉孔子行游，马逸食稼。野人怒，繫其马。子贡往说之，果词而不得。

孔子曰：“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，譬以太牢享野兽，以《九韶》乐飞鸟也。”乃使马圉入，谓野人曰：“子不耕于东海，予不游西海也，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？”野人大喜，解马而予之。（边批：自是至理，安得不从。）

（评：人各以类相通，述《诗》《书》于野人之前，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。马圉之说诚善，假使出子贡之口，野人仍不从。何则？文质貌殊，其神固已离矣。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，而听子贡之往耶？先遣马圉，则子贡之心不服；既屈子贡，而马圉之神始至。圣人达人之情，故能尽人之用。后世以文法束人，以资格限人，又以兼长望人，天下事岂有济乎！）

选押伴使“三徐”名著江左，皆以博洽闻中朝，而骑省铉尤最。会江左使铉来修贡，例差官押伴。朝臣皆以词令不及为憚，宰相亦艰其选，请于艺祖。艺祖曰：“姑退，朕自择之。”有顷，左(王当)传宣殿前司，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入。宸笔点其一，曰：“此人可！”在廷皆惊，中书不敢复请，趣使行。殿侍者莫知所以，弗获已，竟往。渡江，始铉词锋如云，旁观骇愕，其人不能答，徒唯唯，铉不测，强聒而与之言。居数日，既无酬复，铉亦倦且默矣。

（评：岳珂云：“当陶、窦诸名儒端委在朝，若令角辩骋词，庸讎不若铉？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。其亦不战屈人，兵之上策欤？”孔子之使马圉，以愚应愚也。艺祖之遣殿侍者，以愚困智也。以智强愚，愚者不解；以



智角智，智者不服。白沙陈公甫，访定山庄孔易。庄携舟送之。中有一士人，素滑稽，肆谈褻昵、甚无忌惮。定山怒不能忍。白沙则当其谈时，若不闻其声，及其既去，若不识其人。定山大服。此即艺祖屈徐铉之术。）

胡世宁少保

胡世宁（注：仁和人）。为左都御史，掌院事。时当考察，执政请禁私谒。公言：“臣官以察为名。人非接其貌、听其言，无以察其心之邪正、才之短长。若屏绝士夫，徒按考语，则毁誉失真，而求激扬之，难当矣。”上是其言，不禁。

（评：公孙弘曲学阿世，然犹能开东阁以招贤人。今世密于防好，而疏于求贤，故临事遂有乏才之叹。）

韩滉 钱镠

韩滉节制三吴，所辟宾佐，随其才器，用之悉当。有故人子投之，更无他长。尝召之与宴，毕席端坐，不与比坐交言。公署以随军，令监库门。此人每早入帷，端坐至夕。吏卒无敢滥出入者。吴越王常游府园，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而志之。（边批：有心人。）及淮南围苏州，使仁章通信入城，果得报而还。镠以诸孙言之。

（评：用人如韩滉、钱镠，天下无弃才、无废事矣。）

（按史：淮南兵围苏州，推洞屋攻城。守将孙瑎置轮于竿首，垂绳投椎以揭之，攻者尽露。炮至，则张网以拒之。淮南人不能克。吴越遣兵来救。苏州有水通城中，淮南张网缀铃悬水中，鱼鳖过皆知之。都虞候司马福欲潜行入城，



故以竿触网，敌闻铃声，举网，福因得过。凡居水中三日，乃得入城。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，敌以为神。疑即一事，姓名必有一误。）

燕昭王

燕昭王问为国。郭隗曰：“帝者之臣，师也；王者之臣，友也；伯者之臣，宾也；危国之臣，帅也。——唯王所择。”燕王曰：“寡人愿学而无师。”郭隗曰：“王诚欲兴道，隗请为天下士开路。”于是燕王为隗改筑宫，北面事之。不三年，苏子自周往，邹衍自齐往，乐毅自赵往，屈景自楚归。

（评：郭隗明于致士之术，便有休休大臣气象，不愧为人主师。汉高封雍齿，而功臣息噓；先主礼许靖，而蜀士归心，皆予之以名，收之以实。）

丙吉

郭进吉为相，有驭吏嗜酒，从吉出，醉呕丞相车上。西曹主吏白，欲斥之。吉曰：“以醉饱之失去士，使此人复何所容？西曹第忍之，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。”此驭吏，边郡人，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。尝出，适见驿骑持赤白囊，边郡发奔命书驰来。至，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，知虏入云中、代郡，速归见吉，白状，因曰：“恐虏所入边郡，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，宜可豫视。”吉善其言，召东曹案边长吏科条其人。未已，诏召丞相、御史，问以虏所入郡吏。吉具对。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，以得谴让；而吉见谓忧边思职，驭吏力也。郭进任山西巡检，



有军校诣阙讼进者。上召讯，知其诬，即遣送进，令杀之。会并寇入，进谓其人曰：“汝能讼我，信有胆气。今赦汝罪，能掩杀并寇者，即荐汝于朝；如败，即自投河，毋污我剑也。”其人踊跃赴斗，竟大捷。进即荐抉擢之。

（评：容小过者，以一长酬；释大仇者，以死力报。唯酬报之情迫中，故其长触之而必试，其力激之而必竭。彼索过寻仇者，岂非大愚？）

假书秦桧当国，有士人假其书，谒扬州守。守觉其伪，交原书管押其回。桧见之，即假其官资；或问其故，曰：“有胆敢假桧书，此必非常人。若不以一官束之，则北走胡，南走越矣。”

（评：西夏用兵时，有张、李二生，欲献策于韩、范二公，耻于自媒，乃刻诗碑，使人曳之而过。韩、范疑而不用。久之，乃走西夏，诡名张元、李昊，到处题诗。元昊闻而怪之，招致与语，大悦，奉为谋主，大为边患。）

（边批：元昊识人。）

奸桧此举，却胜韩、范远甚，所谓“下下人有上上智”。有人赆作韩魏公书，谒蔡君谟。君谟虽疑之，然士颇豪，与之三千，因回书，遣四兵送之，并致果物于魏公。客至京，谒公谢罪。公徐曰：“君谟手段小，恐未足了公事。夏太尉在长安，可往见之。”即为发书，子弟疑谓包容已足，书可勿发。公曰：“士能为我书，又能动君谟，其才器不凡矣。”至关中，夏竟官之。（边批：手段果大。）

又东坡元祐间出帅钱塘。视事之初，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，以二巨卷，作公名衔，封至京师苏侍郎宅。公呼讯其卷中何物。味道恐蹙而前曰：“味



道今秋忝冒乡荐。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赆以百千，就置建阳纱得二百端。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，则至都下不存其半。窃计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，唯内翰与侍郎耳。纵有败露，必能情贷，遂假先生名衔，緘封而来。不知先生已临镇此邦，罪实难逃。”公熟视，笑，呼掌笈吏去其旧封，换题新衔，附至东京竹竿巷，并手书子由书一纸，付之，曰：“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。”明年味道及第，来谢。二事俱长人智量者。

楚庄王袁盎

楚庄王宴群臣，命美人行酒。日暮，酒酣烛灭，有引美人衣者。美人援绝其冠缨，趣火视之。王曰：“奈何显妇人之节，而辱士乎！”命曰：“今日与寡人饮，不绝缨者不欢。”群臣尽绝缨而火，极欢而罢。及围郑之役，有一臣常在前，五合五获首，却敌，卒得胜。询之，则夜绝缨者也。盎先尝为吴相时，盎有从史私盎侍儿。盎知之，弗泄。有人以言恐从史，从史亡。盎亲追反之，竟以侍儿赐，遇之如故。景帝时，盎既入为太常，复使吴。吴王时谋反，欲杀盎，以五百人围之。盎未觉也。会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，乃置二百石醇醪，尽饮五百人醉卧，辄夜引盎起，曰：“君可去矣，旦日王且斩君。”盎曰：“公何为者？”司马曰：“故从史盗君侍儿者也。”于是盎惊脱去。

（评：梁之葛周、宋之种世衡，皆用此术克敌讨叛。着张说免祸，可谓转圜之福。兀术不杀小卒小妻，亦胡虏中之杰然者也。葛周尝与所宠美姬同饮，有侍卒目视姬不辍，失答周问。既自觉，惧罪。周并不言。后与唐师战，



失利，周呼此卒奋勇破敌，竟以美姬妻之。）（边批：怜才之至。）

胡酋

苏慕恩部落最强，种世衡尝夜与饮，出侍姬佐酒。既而世衡起入内，慕恩窃与姬戏。（边批：《三国演义》貂蝉事套此。世衡遽出掩之，慕恩惭愧请罪。世衡笑曰：“君欲之耶？”即以遗之，由是诸部有贰者，使慕恩讨之，无不克。张说有门下生盗其宠婢，欲置之法。此生呼曰：“相公岂无缓急用人时耶？何惜一婢！”说奇其言，遂以赐而遣之。后查不闻。及遭姚崇之构，祸且不测。此生夜至，请以夜明帘献九公主，为言于玄宗，得解。金兀术爱一小卒之妻，杀卒而夺之，宠以专房。一日昼寝，觉忽见此妇持利刃欲向。惊起问之，曰：“欲为夫报仇耳。”（边批：此妇亦奇。）术默然，麾使去。即日大享将士，召此妇出，谓曰：“杀汝则无罪，留汝则不可。任汝于诸将中自择所从。”妇指一人，术即赐之。（边批：将知感而妇不怨矣。）

王猛

猛督诸军十六万骑伐燕。慕容评屯潞州。猛进与相持，遣将军徐成觐燕军。期日中，及昏而反，猛怒，欲斩成。邓羌请曰：“贼众我寡，诘朝将战，且宜宥之。”猛曰：“若不斩成，军法不立。”羌固请曰：“成，部将也，虽违期应斩，羌愿与成效战以赎罪。”猛又弗许。羌怒，还营，严鼓勒兵，将攻猛。猛谓羌义而有勇，（边批：具眼。）使语之曰：“将军止，吾今赦之矣。”成既获免，羌自来谢。猛



执羌手而笑曰：“吾试将军耳。（边批：不得不如此说。）将军于郡将尚尔，况国家乎！”

（评：违法请宥，私也；严鼓勒兵，悍也；且人将攻我，我因而赦之，不损威甚乎？然羌竟与成大破燕兵，以还报主帅，与其伸一将之威，所得孰多？夫所贵乎军法，又孰加于奋勇杀敌者乎？故曰：圆若用智，唯圆善转，智之所以灵妙而无穷也。）

魏元忠

唐高宗幸东都时，关中饥谨。上虑道路多草窃，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。元忠受诏，即阅视赤县狱，得盗一人，神采语言异于众。（边批：具眼。）命释桎梏，袭冠带，乘驿以从，与人共食宿，托以诘盗。其人笑而许之，比反东都，士马万数，不亡一钱。

（评：因材施教，盗皆作使，俗儒以鸡鸣狗盗之雄笑田文，不知尔时舍鸡鸣狗盗都用不着也。）

柳一玭

唐柳大夫玭，谪授泸州郡守。渝州有牟磨秀才，即都校牟居厚之子，文采不高，执所业谒见。柳奖饰甚勤。子弟以为太过。柳曰：“巴蜀多豪士，此押衙之子，独能好文，苟不诱进，渠即退志。以吾称誉，人必荣之，由此减三五员草贼，不亦善乎？”廉希宪元廉公希宪礼贤下士，常如不及。方为中书平章时，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谒，公毅然不命之坐。刘去，宋诸生襁缕冠衣，袖诗请见。公亟延入坐语，稽经抽史，饮食劳苦，如平生欢。既罢，弟希贡



问曰：“刘整贵官而兄简薄之，诸生寒士而兄优礼之，有说乎？”公曰：“非尔所知也。大臣语默进退，系天下轻重。刘整官虽尊贵，然背国叛主而来者；若宋诸生，何罪而羈囚之？今国家崛起朔漠，我于斯文不加厚，则儒术由此衰熄矣。”

（评：不惟兴文，且令知节义之重，是具开国手段者。）

范文正

范文正公用士，多取气节而略细故，如孙威敏、滕达道，皆所素重。其为帅日，辟置僚幕客，多取谪籍未牵复人。或疑之，公曰：“人有才能而无过，朝廷自应用之。若其实有可用之材，不幸陷于吏议，不因事起之，遂为废人矣。”故公所举多得士。

（评：天下无废人，所以朝廷无废事，非大识见人不及此。）

徐存斋

徐存斋由翰林督学浙中，时年未三十。一士子文中用“颜苦孔之卓”。徐勒之，批云“杜撰”，置四等。此生将领责，执卷请曰：“大宗师见教诚当，但‘苦孔之卓’出扬子《法言》，实非生员杜撰也。”徐起立曰：“本道侥幸太早，未尝学问，今承教多矣。”改置一等。一时翕然，称其雅量。（边批：何曾损文宗威重！）

（评：不吝改过，即此便知名宰相器识。闻万历初年有士作“怨慕章”一题，中用“为舜也父者，为舜也母者”句，为文宗抑置四等，批“不通”字。此士自陈文法出在



《檀弓》。文宗大怒曰：“偏你读《檀弓》！”更置五等。人之度量相越，何啻千里！宋艺祖尝以事怒周翰，将杖之。翰自言：“臣负天下才名，受杖不雅。”帝遂释之。）

（边批：好大胆，非圣主不能容。）古来圣主名臣，断无使性遂非者。又闻徐公在浙时，有二生争贡，哗于堂下，公阅卷自若。已而有二生逊贡，哗于堂下，公亦阅卷自若。顷之，召而谓曰：“我不欲使人争，亦不能使人让，诸生未读教条乎？连本道亦在教条中，做不得主。诸生但照教条行事而已。”由是争让皆息。公之持大体皆此类。屠枰石屠枰石先生为浙中督学，持法严。按湖时，群小望风搜诸生过失。一生宿娼家，保甲昧爽两擒抵署门，无敢解者。门开，携以入。保甲大呼言状，屠佯为不见闻者，理文书自如。保甲膝行渐前，离两累颇远。屠瞬门役，判其臂曰：“放秀才去。”（边批：刚正人，却善谗。）

门役喻其意，潜趋下引出，保甲不知也。既出，屠昂首曰：“秀才安在？”保甲回顾失之，大惊，不能言。与大杖三十，荷枷；娼则逐去。保甲仓惶语人曰：“向殆执鬼！”诸生咸唾之，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。（边批：趣甚，快甚！）自是刁风顿息，而此士卒自惩，用贡为教官。

（评：李西平携成都妓行，为节使张延赏追还，卒成仇隙。赵清献宰清城而挈妓以归，胡铨浮海生还而恋黎倩。红颜(歹带)人，贤者不免，以此裁士，士之能全者少矣。宋韩亿性方重，累官尚书左丞，每见诸路有奏拾官吏小过者，辄不怪，曰：“天下太平，圣主之心，虽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。今仕者大则望为公卿，次亦望为侍从、职司、二千石，奈何以微瑕薄罪，锢人于盛世乎！”屠公颇得此



意。)

李孝寿

宋元献李孝寿为开封尹。有举子为仆所凌，忿甚，具牒欲送府。同舍生劝解，久乃释，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：“不勘案，决杖二十。”仆明日持诣府，告其主仿尹书判，私用刑。孝寿即追至，备言本末。孝寿幡然曰：“所判正合我意！”如数与仆杖，而谢举子。时都下数千人，无一仆敢肆者。（边批：快甚！）宋元献公罢相守洛。有一举子，行囊中有失税之物，为仆夫所告。公曰：“举人应举，孰无所携？未可深罪。若奴告主，此风胡可长也！”但送税院倍其税，仍治其奴罪，而遣之。胡霆桂胡霆桂，开庆间为铅山主簿。时私酿之禁甚严。有妇诉其姑私酿者。霆桂诘之曰：“汝事姑孝乎？”曰：“孝。”曰：“既孝，可代汝姑受责。”以私酿律苔之。政化遂行，县大治。（边批：《姑苏志》载此为赵與夫事。）尹源尹源，尹洙之兄也，举进士，通判径州，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，降知密州。源上书言：“涣为主将，部卒有罪不伏，笞辄呼万岁，涣斩之不为过。以此谪涣，臣恐边兵愈骄，轻视主将，所系非轻。”涣遂获免。

（评：禁诸生宿娼，法也，而告讦之风不可长。效尹书判，及失税私酿，专斩部卒，皆不法也，而奴不可以加主，妇不可以凌姑，卒不可以抗帅。舍其细而全其大，非弘智不能。）

